

黃梅戲

登州找子

章守寬 張精明等口述記錄
小 馬整理

上海文化出版社

前 記

“登州找子”系黃梅戲傳統劇目。過去一直不大上演，通過這次挖掘和鑒定演出，覺得該劇內容有力地反映了婦女在封建社會里所遭遇的悲慘命運。而且該劇的音樂、舞蹈有一定的獨特風格，所以把它整理出來。

劇情是這樣：登州民婦賈金蓮，因連年荒旱，家境貧困，無可奈何賣身與徽州李天龍為妾，言明三年為期，期滿後，李竟不讓賈返家，反而終日虐待。賈金蓮朝暮思念前夫和兒女。一日，趁李出外探親之便，即改扮男裝逃出。至江邊搭船時，被艄翁王老头識破，追問情由，賈將苦情申訴，博得艄翁同情，收為干女，送賈回到登州。

該劇系根據老藝人章守寬、張精明等口述記錄進行整理的，對原本情節作了一些必要的增刪，並參考了周行的“登州找子”，馬耀中的“賈金蓮回河南”兩個整理本。

整理本經過演出后，又作了多次修改。由于整理者水平不高，想來仍存在着很多缺点，希望讀者給予批評和指正。

小 馬 1957年9月于龍眠

登州找子

〔黃梅戲〕

人物：賈金蓮 王老头

〔二幕前，賈金蓮上〕

賈金蓮：（唱“平詞一”）

紫燕銜泥繞画廊，
鴻雁北飛返故鄉，
飛禽倒有思鄉意，
賈金蓮豈不思念丈夫兒郎！
只為登州連遭干旱，
遍地飢荒度日難，
有田之人將田來賣，
無田無地賣兒郎，
賈金蓮怎忍心將兒女來賣，
無奈何賣自身拆散了鴛鴦。
比時間一雙兒女肝腸哭斷，
我的夫病在床眼淚汪汪。
徽州地李天龍將我來買，

他為的是接宗支生養兒郎。
到他家三年整一胎未養，
他罵我敗柳殘花命犯孤孀。
三年滿懇求他放我回轉，
他罵我是買來的奴婢不還鄉。
三年整人在外心在家，
思丈夫想嬌兒晝夜不安，
今日里他夫妻去把親探，
我心想逃出牢籠回家團圓。

哎呀，慢來。倘若被他知道，追趕前來，我
以何言對答呢！……噤！

（唱“平詞”）

賣身三年期已滿，我有理講，
出籠的鳥，离弦的箭，
縱然一死我也要回轉家鄉。

哎呀！我乃裙釵之女，這遠道跋涉，叫我
如何行走？……唉！我那苦命的兒呀！

（轉“反腔”）

前是狼后是虎我該怎樣！（思索）
有了！

（轉“平詞”）

我不免效英台女扮男裝。
長途跋涉且不管，

逃出牢籠再作主張

(轉“趸腔”)

急忙忙后房內喬裝改扮。

(轉“彩腔落板”)

學一個楊八姐大胆闖關，
大胆闖關。(下)

(二幕開。王老头持槳上)

王老头：(唱“彩腔一”)

老漢家住古牌樓，
人人喊我王老头，
不插田來不種地，
一葉扁舟度春秋。
一朝順風開船走，
五湖三江任我游。
來在河邊把船上……(上船)
柳蔭下等客官把他來渡，
把他來渡。

(賈金蓮扮書生解馬上)

賈金蓮：(唱“仙腔”)

魚兒跳出千層網，
千層網，
虎口逃脫一隻羊。
外面喬裝書生伴，

內藏却是女紅妝。
歸心似箭難阻擋，
哪顧萬水與千山。
惟恐后夫來追趕，
起早落夜奔陽關。
勒住繮繩四下看……（看）
前面不却一道江，
前面不却一道江。
下得馬來船翁喚……

公公！

（王老头出船，四處張望）

王老头：（接唱“切板”）

哪位大姐要雇船？

賈金蓮：（一驚）哎，公公，明明是一書生在此叫船，
怎說是大姐？

王老头：（仔細看）咦，奇怪！明明聽見是個大姐叫
船，怎么到了眼前就變了！客官，想是老
漢上了年紀，耳聾眼花弄錯了，請勿見
怪。敢是雇船嗎？

賈金蓮：正是雇船，但不知船錢多少？

王老头：（旁白）咦！你看这个人好不外行，也不說
到哪里，就問船錢多少。待我開他個玩
笑。（向賈）客官，我把你好有一比喲！

賈金蓮：比作何來？

王老头：你是“閨閣女子”——

賈金蓮：（暗驚）此話怎講？

王老头：你沒有出過門囉！

賈金蓮：呃……怎見得？

王老头：你也不說到哪府哪縣，就問船錢多少，這豈不是沒有出過門么！

賈金蓮：這……（旁白）哎呀！險些露出了破綻。

王老头：（同時旁白）我知道你是個外行末！

賈金蓮：公公，是我跑馬心慌，忘記說出地名。我是到登州去的。

王老头：乖乖，好遠的路程啦！

賈金蓮：但不知船錢多少？

王老头：待我算算看。（暗算）

賈金蓮：（着急地）公公，我有要事在身，還是……

王老头：（假穩地）噯，這麼急，怎麼不早來一天呢？

賈金蓮：公公休要生氣，到了登州，決不虧你也就是了。

王老头：（自語）噯，莫看是個外行，說話倒很大方呢！好，船錢九串，神福^①在外。

賈金蓮：怎麼，要九串船錢！

① “神福”即酒錢。

王老头：（風趣地）你不是很大方么，嫌貴了不要緊，我漫天要价，你就地还錢囉。

賈金蓮：我……我与你七串怎样？

王老头：（暗笑，自白）越看越是外行。其实三串錢都要不了，他竟給我七串。老漢駕舟一生，从來不要人家多的錢。嗯，此事到了登州再与他說明白。（向賈）好吧，馬馬虎虎，就七串吧。（放跳板）客官請上船。

賈金蓮：公公，我还有一个馬呀！

王老头：怎么，你一个人只給了七串錢，我都吃虧不小了，还要我再帶一个，不行，這一趟是長途水路，不帶女客。

賈金蓮：女客！（暗驚，又鎮靜地）公公，就是小生一人，並沒有什麼女客呀！

王老头：你不是說还有个“媽”么？

賈金蓮：哎呀！我是說人騎的馬呀！

王老头：啊，牲口呀！

賈金蓮：正是。

王老头：（自白“馬”？“媽”？（哈哈）音同字不同。（向賈）瞎，你早說牲口，不就行了。好吧，我先把它牽上來。（牽馬上船）哇，哇！（向賈）客官請上船吧！

（賈金蓮踏跳板时，哎呀一声）

王老头：眼睛不要看水。來來來，老漢扶你一把。

（王扶賢上船，心中有些疑惑，賈格外警惕）

賈金蓮：請公公快快開船。

王老头：嗯。（旁白）适才扶她上船之時，雙手生得十指尖尖，嫩如春筍，軟如棉條，莫非真是個女子？！……（思索）嗯，（向賈）客官，老漢有一言，不便啓齒。

賈金蓮：（背立）公公有言請講。

王老头：我看你好像……

賈金蓮：（轉身）好像什麼？

王老头：（對賈上下打量）呃……像是個客官。

賈金蓮：哎，既履寶舟，本是客官。

王老头：客官倒是個客官，只怕有男女之分吧！

賈金蓮：此話怎講？

王老头：是老漢拉你上船時，見你雙手嫩如春筍，軟似棉條，只怕你是個……女客官啦！

賈金蓮：呃……（暗驚，又作鎮靜）哈哈！公公真是愛說笑話。像我乃讀書之人，非是庄稼漢子。每日靜坐書齋，風不吹，雨不洒，這雙手僅作提筆翻書之用，你想它怎麼不嫩？怎麼不軟？

王老头：呃……（仍觀察着賈的動靜）

賈金蓮：（旁白）哎呀！這船兒窄小，若被識破，如何

是好?!

王老头: 不对,这其中定有名堂。(思索) 嗯, 哎! 客官, 你看滿天烏云, 只怕不能开船呢。

賈金蓮: (驚訝) 啊, 烏云在哪里?

王老头: 順着我的手瞧。(手指着天, 眼却看着賈的耳朵)

賈金蓮: 哎, 万里晴空, 紅日当头, 哪有什么烏云哪?

王老头: (意味深長地) 啊——这回可看准了!

賈金蓮: 看准什么?

王老头: 烏云在这边。(仍指天与賈看, 又看賈另一耳朵)

賈金蓮: 哎, 公公你何必騙人。

王老头: 哈哈! 客官你也何必騙人呢。

賈金蓮: 小生騙公公何來?

王老头: 老漢騙客官何來?

賈金蓮: 分明是晴空万里, 紅日当头, 公公說是烏云滿天, 这豈不是一騙?

王老头: 嘿嘿! 分明是一裙釵之女, 改扮少年書生, 來在舟中蒙混老漢, 这难道不是你的一騙么?

賈金蓮: 这……你無憑無証, 豈能信口雌黃!

王老头: 当真要証?

賈金蓮: 証在哪里?

王老头：哈哈！这証就在这里。（指賈右耳环痕）

賈金蓮：（急用袖掩）这……

王老头：來不及了，这边还有。（又指左耳环痕）

賈金蓮：这……（又掩左耳）

王老头：更來不及了！既是書生，哪來的耳环痕？

（賈金蓮焦急万狀）

王老头：哼！我看你这女子，不是对夫不賢，便是对婆不孝。今日在老漢船上，說清了真情实話，还則罢了；如若不然，你來看，大槳一匹，老漢就挑你下水！

（王用大槳扫落賈的帽子，現出云髻）

賈金蓮：哎呀！不好了！

（唱“散板”）

一言揭破假書生，

現出粉裝女釵裙，

走上前來双膝跪，

祈求公公救難人。

王老头：家住哪里，真名实姓，与我一一講來？

賈金蓮：公公呀！

（唱“彩腔”）

老公公站船头休要气坏，

落难女表家園奉稟尊台。

表我家住在登州地界，

我姓賈名金蓮本是裙釵——

王老头：你还是在家之女，还是出閣之妻？

賈金蓮：（接唱）自幼許配庄稼漢，

我夫姓王名相傳，

配夫妻有數載情深義廣，

生一男并一女兩個兒郎。

王老头：既然夫妻恩愛，有兒有女，却又為何別夫
離子來到外鄉呢？

賈金蓮：（接唱）都只为登州地干旱數載，

夫染病兒年幼飢餓難挨，

有田人將田來賣，

無田人將兒女變賣錢財，

賈金蓮怎忍心將兒女來賣，

無奈何賣自身換回米柴。

王老头：啊，你是賣身出來的？

賈金蓮：正是。

王老头：站起來說吧。（我立）（唱）

賈金蓮：（頓聲，跪下）公公！

王老头：起來，起來，不要害怕。如此說來，你那
丈夫也太狠心了，難道就眼看着你賣身
于人嗎？

賈金蓮：夫妻深情實是難舍，怎奈我夫染病在床，
無錢醫治，一雙兒女飢餓難忍，万般無

奈，打出此下策。

王老头：（同情地）唉……但不知你賣与何人？身价多少？又是誰給你寫下賣身文帖呢？

賈金蓮：公公呀！

（接唱）提起來賣身价難把口开，
八百个銅錢一斗麥半担干柴。
徽州地李天龍買去做妾，
我的夫寫文帖賣出外來。

王老头：这个姓李的为人怎样，待你如何哇？

賈金蓮：唉！（哭板）老公公啊……

（接唱）李天龍六十歲年老气衰，
金蓮是二十三歲女招釵。
他買我為的是傳宗接代，
有誰知來他家未添一胎。
文帖上寫得清賣身三載，
三年滿不讓我回轉家來；
罵我是孤孀命殘花敗柳，
打得我皮肉裂有口難开。

王老头：（白白）唔，世上这些有几个臭錢的人，就是愛作威作福，六十多歲還要買人家二十三歲的女子做妾，我看真是“老而不死是为賊”喲！（向賈）你又是怎样逃脫了虎口的呢？

賈金蓮：(接唱)三年整人在外心在家鄉，
思丈夫想嬌兒日夜不安，
今日里趁他夫妻把親探，
一心想脫虎口逃回家鄉，
惟恐我裙釵女行路不便，
因此上藏紅顏女扮男裝。

王老头：(自白)嘿！倒还有点主張。(向賈)他若追趕
前來，你便怎樣呢？

賈金蓮：(接唱)賣身紙寫得清只賣三秋，
三年滿回家鄉誰敢攔阻？
我好比出籠鳥高飛遠走，
我好比离弦箭豈能回頭！
這就是落難女真情相訴，
望公公大鑒下把情來留，
惻隱之心人人皆有，
求公公寄同情成全女流。

王老头：噯，方才我見你不男不女，心中起疑，
那不过是吓你的。誰人不知老漢是个王
老好，豈能做那伤天害理之事。你放心，
我保你一路平安回到登州。

賈金蓮：如此多謝公公。(施禮)

王老头：(急扶賈)不必多礼。

賈金蓮：公公真是个好入。

王老头：（觸動心事）喏，再別說好人了。好人，兒子一個都沒有。我看你才是好人呢，二十三歲就有一男一女，你要到我这么大年紀，保你跟郭子儀一家——七子八婿大團圓。

賈金蓮：公公取笑了。公公，我有一言不知當講不當講？

王老头：有話尽管說。

賈金蓮：我有意拜公公為干父，不知公公意下如何？

王老头：這……哎呀，只怕手長袖短，高攀不及嘞！

賈金蓮：休要推辭。干父在上，受女兒一拜！（拜）

王老头：（急扶賈）不用拜的。哈哈！這豈不成了一家人了！

賈金蓮：正是一家人了！

王老头：哈哈……客官！（急改口）啊，兒呀，一路关口甚多，像你這樣男不成男，女不成女的，若被人盤問起來，豈不要露出破綻！我看還是男歸男打扮，女照女梳妝，若有人盤問，老漢就說是接干女兒回娘家，豈不是好！

賈金蓮：干父說的甚是，女兒遵命。（下）

王老头：（自送賈下）哈哈……想不到老漢还有个老李福，收下这么个好干女兒！待我理理篷索，也好跑風啊！（理篷索）

（唱“采勝一”）

人逢喜事精神爽，
老來福氣老來享。
年過七十還收一女，
老婆子曉得多喜歡。

（賈金蓮換女裝上）

賈金蓮：干父。

王老头：（右）嗯，这个干女兒比方才就像得多了。

賈金蓮：女兒盼家急切，歸心似箭，干父还是快开船兒，免得耽擱了路程。

王老头：我兒放心，为父的船不开則可，一开起來，就是跑馬射箭，也叫它低头三分。（招風）嗨囉……兒呀，你看風來了。这正是：“不怕路重重，只要一篷風。”开船囉！（起作舞蹈）

（我唱）出了河口進長江，
滿江順風催白帆，
我送干女登州去，
願你一家早團圓。

賈金蓮：干父，这开船之地，叫什么碼頭？